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扶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尒時世尊既其為彼未生怨王廣說法要令無根信得生起已或時乘象出外旋遊望見世尊在高樓上遂於其象不覺投身崩墜于地又於一時乘象而出見薄伽梵不覺投身於世尊所深生敬信遂便告彼執仗人曰尒等須知始從今日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尒等從今若見世尊及聲聞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須進入時於其門戶勿為遮障啓門令進若見提婆達多及彼徒衆應須掩障勿使其前後於異時提婆達多有緣須入未生怨宅時守門者而告之曰仁應可止無宜前進天授問曰忽有何緣遮不聽進門人告曰大王有敎始從今日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尒等從今若見世尊及聲聞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須進入時於其門戶勿為遮障啓門令進若見

提婆達多及彼徒衆應須掩障勿使
其前時提婆達多既被遮止情懷不
樂住於門外于時嗢鉢羅色苾芻尼
從王宮中行乞食已持鉢而出時提
婆達多見嗢鉢羅色便生是念豈不
由此禿頭之女為離間事令未生怨
及中宮內并大臣宅便於我處致此
稽留作是思已告嗢鉢羅色曰我於
尒處有何過失由汝令吾乞食之宅
皆生障礙遂便前進打搭其尼時尼
被打出悲苦言哀告之曰願見清白
我有何因作如斯事大德既是世尊
兄弟復是舍迦上種而為出家我實
無心敢有欺誑幸能見恕乞表忠誠
假聞斯告不齒其言遂努大拳打尼頭
破既其未摩被損衆苦咸集遂乃加
持壽命起勇進心疾行詣彼苾芻尼
寺時諸尼衆見其大苦咸問之曰禍
哉阿離野迦何意忽遭如斯困辱便
告衆曰仁等姊妹所有壽命皆悉無
常一切諸法並無其我寂靜之處是
曰涅槃仁等咸應於善法處可勤勵
念勿為放逸其提婆達多已造第三

舞聞之言善今時至可入涅槃于時
便對尼衆之前現其種種奇異神變
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諸尼盡咸
起憂念漸深故請世尊曰大德
願見提婆達多於嗢鉢羅色苾芻
尼處假令悲苦告謝之時一不當其
言拳打頭破因斯就滅世尊告曰
非但今日作如斯事於過去世亦
為悲苦告謝之時不聽吾言遂便斷
命而食其肉今令聽如往昔時於
一村內有大長者於此而居多有羊
群屢擇而牧既其日暮牧者驅還群
中有一老羯羊羊不及徒伴在後獨
進入於路側遂一饑豺羊問豺曰

大舅多時行　願得安隱樂　常居林野內

如何得來持

豺答之曰

汝踐我尾毛　無故殘我毛　曰無大舅言

汝見逃身後

羊復告曰

今尾在我後　我在面前來　如何見在余

云何蹋仁尾

豺復答曰

[illegible]

四州并海岳 咸皆是吾尾 如其不踐蹋
余從何處来
羊復告曰
我於親識處 聞說皆仁尾 在地不敢履
我從空處来
豺復荅曰
由余將羊空處墜 遂使林中野鹿驚
麼我今朝所食物 豈非下過理分明
于時將羊雖陳哀告廣述苦言然而
罪惡業豺不肯相放遂斷其首并食
於肉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異念昔時
豺者即是今日提婆達多昔時將羊
者即是今日青蓮花色苾芻尼往時
雖述悲苦之言不免身死今日雖作
種種悲言亦還被害時提婆達多復
生是念我於世尊屢為尤害三无間
業具已造之以大拋石遙打世尊於
如来身悪心出血此是第一無間之
業和合僧伽而為破壞此是第二無
間之業蓮花色尼故斷其命此是第
三無間之業然我未能獲一切智所
餘諸事亦未見成准斯業道更无生

處汝定當往捺落迦中作是念已以
手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坐時晡剌
拏有緣須遏遏到其邊而告之曰提
婆達多尒今何意以手支頰退在一
邊愁思而住彼便告曰如何我今得
無鬱悶因其惱故於世尊邊屢為无
害并已具造三無間業久當住在大
捺落迦受無隙苦晡剌拏曰我常謂
諸舍迦種内唯汝一箇解了聰明豈
謂汝今亦成愚惷豈有後世今汝見
憂若有後世汝造斯業者我亦為斯
愁思而住彼為開解天授情故便於
對面撲破已鉢而告曰縱天世間不
能令此更為和會更無後世誰往受
之作者受者並成虛說然而可往劫
畢羅伐窣覩城自稱天子為王而住
我當作汝第一聲聞于時提婆達多
便謗無聖邪見遂興能令一切善根
斷絕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提
婆達多所有善根從斯斷絕汝諸苾
芻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我不
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

者生泥梨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汝
苾芻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如
毛端許我方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
多生惡道者生泥梨者當住一劫不堪
救療譬如去村及去城邑其路不遠有
糞屎坑深可丈餘臭穢難近時有一
人墮斯坑內頭及手足並皆淪沒後
有一人每於長夜為慕義者為樂利
者為與樂者為與歡者施安隱者其人
到彼糞屎坑邊周帀觀望情存救濟
我若見彼墮糞屎人有片身分無糞
汙者我當方便引之令出既遍觀察
不見其人有少身軀不被糞汙乃至
手許可拔令出汝諸苾芻我亦如是
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我不
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
者生泥梨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
汝苾芻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小白
法如毛端許我方授記提婆達多汝
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梨者當住
一劫不堪救療汝諸苾芻應知天授
已具三法生惡道者生泥梨者當住
一劫不堪救療何謂三法汝諸苾芻提

婆達多先與生共罪惡業欲逐便道
彼惡欲所牽提婆達多既生惡欲被
欲牽已此謂是彼提婆達多家初成
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
泥犁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諸苾
蒭提婆達多近惡知識得不善伴共
惡人交提婆達多既近惡知識得不
善伴共惡人交已此謂是彼提婆達
多第二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
惡道者生泥犁者當住一劫不堪救
療又諸苾蒭提婆達多得其少分得其
下品證悟之時便生喜足纔有勝上
更不進修提婆達多既得少分得其
下品證悟之時便生喜足纔有勝上
更不進修已此即是彼提婆達多第
三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
者生泥犁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于
時世尊說伽他曰

勿於世間人　生於罪過欲　由斯尒當識
惡欲所招殃　無益知天援　聰明不伏心
不能存少欲　空持美形狀　彼便行驕逸
欲陵於世尊　故我說斯人　一切生無隙
慳貪生惡念　耶見不虔恭　定生无隙中

毗柰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七張　朱

一闡牢閉塞　若他无過失　惡謗令生過
令世若後世　自受愚癡人　若人於大海
毒鉼令氷壞　溟渤寬无際　遠惡定无緣
於斯於世尊　惡人生誹讟　常行自他利
罪謗豈能成　正見令常靜　惡緣無處生
應去為知識　親近者聰明　由斯不造惡
恭敬可依行

於是提婆達多謗毀聖說生邪見定斷善根但有此生更無後世作是知已於其徒衆別立五法便告之曰汝等應知沙門喬答摩及諸徒衆咸食乳酪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令彼犢兒鎮嬰飢苦又沙門喬答摩聽食魚肉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諸衆生為斷命事又沙門喬答摩聽食其鹽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其鹽內多塵土故又沙門喬答摩受用衣時截其縷績我等從今受用衣時留長縷績何緣由此壞彼織師作功勞故又沙門喬答摩住阿蘭若處我等從今住村舍內何緣由此棄捐施主所施物故內攝頌曰

不食蘇乳酪　魚肉及以鹽　長者住村中
是天授五法
于時薄伽畔遊歷人間漸行次至室
羅筏悉底國時提婆達多遂生是念
我於沙門喬荅摩處與刑害而竟不
能傷損其命我今宜可於其妻室而
為陵辱遂便往詣劫比羅筏窣覩城
遣使報彼耶輸達羅曰沙門喬荅摩
已捨王業而作出家我為是緣故來
紹繼今宜與我為妻室乎時彼得信
遂便以事告瞿弥迦時瞿弥迦報耶
輸達羅曰仁應遣使告天授云菩提
薩埵我昔執手彼力堪持汝若有能
可來見就是時天授情無羞恥不忖
己骸力進入中宮進陞昇階欲就其
處時瞿弥迦顧諸宮女咍然而笑天
授不覺合掌而居時瞿弥迦有大諾
健那力遂將左手握其天授于時十
指迸血驚流遂於菩提薩埵昔遊戲
池擲之池內既墮池已出大叫聲是
時舍迦競來奔就遂詳議曰提婆達
多不恃其力輒入宮內欲事欺陵轉
復弄聲見在池內遂相告曰斯內亂

扶
圓

人可斯其命復更議曰勿於死人更
加其害世尊記此提婆達多生惡道
者墮泥梨者無間一刼不堪救療此
即與死相似更復何勞見害于時人
衆捨不與言時提婆達多從池起已
於水竇中逃走而出被其擲杙裂所
著衣白氎一條遂成兩片便作是念
善哉斯服巧稱淨儀為我聲聞制其
裙服又於一時告舍迦種汝等宜可
策我為王諸人報曰善提薩埵現有
內宮汝可秉權令其賓伏既納妻室
方可稱王時提婆達多於舍迦處息
其猜貳除恐怖心遂入宮中昇高樓
上到耶輸達羅所合掌一邊而白之
曰幸存恩澤曲見哀憐汝為國大夫
人我乃稱王此邑時耶輸達羅有大
鉢塞建拖力從妙寶牀起就天授捉
其合掌雙膝擢地天授十指迸血流
出婉轉于地痛不自勝時耶輸達羅
而告之曰汝真無賴愚惷之極蹔執
其手已不堪任況復求念以充交合
轉輪王主應作我夫或宜後生菩提
薩埵我充其室方始合儀自外諸人

扶

全非偶配是時天授懷恥出宮舍
邀諸人見其憂苦而告之曰汝今先
可往世尊處求其懺摩若見恕容方
稱天子時提婆達多以極嚴毒塗十
爪中詣世尊邊作如是念若沙門喬
荅摩見恕我者斯曰善哉必也不容
我當就禮以其毒爪搯足令傷既至
佛邊頂禮雙足請世尊曰幸願哀憐
見容恕我于時世尊觀其天授作何
種心来向我所鑒知天授為殺害情
遂以神力變雙膝下成水精石嘿然
而住時提婆達多見嘿無語遂起瞋
心與其害意便以毒爪搯世尊于
時十指並皆摧破返中其毒生大苦
惱是時尊者阿難陁而告之曰天授
尒可歸依世尊報阿難陁曰大德我
今若其歸依佛者如佛言曰若歸依
佛陁不生於惡道捨弃人身已當生
勝天上然而世尊記我當生惡道泥
梨耶中無間一劫不堪救療我若生
天彼成虛語若墮惡趣還是妄言正
生如是極嗔恕時惡業既圓更無所
待無間之火遍燎其身遂便叫嘆高

啓告曰大德阿難陁我親被燒我今
被多時阿瑜牢滿阿難陁既見其苦
極轉慈悲又於親族更加愛念而告
之日提婆達多汝今宜可極想歸誠
怛他揭多阿羅漢三藐三佛陁勿為
餘念其時天授被無隙火燒多其身
業報現前受嚴極苦深心慶重口自
唱言今日我身乃至徹骨於薄伽畔
至心歸伏說斯語已現身陷墮無間
無隙捺落迦中于時世尊告諸苾芻
汝等應知提婆達多善根已續於一大
劫生於無隙大地獄中其罪畢已後
得人身展轉修習當得鉢剌底迦
佛陁名為具骨當爾之時既獲證已
持鉢巡家既獲所食還歸本寺置鉢
一面洗手濯足方欲就食遂乃攝心觀
其宿世我緣何事久在生津從茲輪
迴今身覺悟遂便觀見於世尊邊造
其種種惡逆之事復見往昔世尊本
行菩薩時世世生生常為怨隙但由
少許恭敬利養而至於此既了斷已
其所獲食一不曾食遂昇虛空現大
光明現諸神變已於無餘依妙涅槃
[illegible]

累劫證圓寂時阿瑜宰滿舍利弗嗢
羅毛嗢揭羅演那再於時時往捺落
迦而為看行時舍利弗嗢羅告毛嗢
揭羅演那日仁可共我往無間獄觀
其天授為慰問耶于時舍利弗嗢羅
與毛嗢揭羅演那往阿毗止既至其
所時舍利弗嗢羅命毛嗢揭羅演那
日仁今知不此即是其阿毗止處上
下四邊无不通徹一焰猛火中無間
隙仁於大神大德衆內世尊記說以
為第一應可運心觀無間獄受苦情
類為滅火灾說是語已時毛嗢揭羅
演那便入如是大水之定既定心已
從上注雨滞如杵大入阿毗止其水
於空悉皆消散復注大雨滴若犁轅
或如車軸然其雨水亦皆消散時
舍利弗嗢羅見斯事已遂便繫念
入勝解行定既入定已其水滂沛
遍滿獄中受苦聲除彼其本念
時阿瑜宰滿毛嗢揭羅演那發言命
日若是提婆達多可應前進聞斯命
已有多千數提婆達多競來奔赴時
阿瑜宰滿摩訶毛嗢揭羅演那報斯

衆曰若是世尊之親兄弟提婆達多
者宣應住此時提婆達多遂便進就
阿瑜宰滿舍利弗呾囉摩訶毛嗢揭
羅演那既至其所頂禮二尊之雙足
已二尊問曰天授汝今所受大地獄
苦有差别不天授荅曰且如阿毗止
内共受之苦此不須言然於我躬所
愛别苦幸存聽察時有鐵山火熱遍
起洪焰通為一火来至我所磨碎我
身辟如石上磨油麻子復有極利雙
齒鐵鋸猛焰大熱解割我身一一骸
骸片片零落又有鐵棒遍皆熱焰數
數来至打碎我頭復有大象從四方
来踐蹋我身碎如米粉時阿瑜宰滿
舍利弗呾羅毛嗢揭羅演那同告之
曰汝提婆達多如汝所云時有鐵山
大熱極熱遍起洪焰通為一火来至
我所磨碎我身辟如石上磨油麻子
者斯則由汝於其鷲峯山以大抛石
打損如来由彼悪業招斯苦果又
復汝云又有鐵棒遍皆熱焰數數来
至打碎我頭者斯則由汝於阿羅漢
嗢鉢羅色尼拳打其頭遂致終卒由

彼惡業招斯苦果又復汝云復有大
象從四方来戕蹋我身碎如米粒者
斯則由汝起大害意放護財象欲蹋
世尊由彼惡業招斯苦果二尊命曰
提婆達多汝今雖受如斯極苦世尊
記汝受斯罪竟終得證悟鉢刺底迦
佛陀名爲具骨時提婆達多聞斯語
已白二尊曰若如是者我今情勇能
於无際大地獄中一脇而卧甘受其
苦作是語已忽然不現時阿瑜率滿
舍利弗嗢羅毛嗢揭羅演那次復詣
彼外道六師受苦之處遂便見彼高迦
離迦於其舌上有一百犁周遍耕墾
于時索訶界主梵天王亦隨二尊而
往觀見高迦離迦而告之曰汝高迦
離迦汝可於此二大尊者苾芻之處起
極敬心然此二師堅守淨行智慧神
通衆中第一時高迦離迦見彼二尊
便告之曰此二罪惡耶欲之人何来至
此作此惡言纔發聲已於其舌上遂
有千犁而遍耕墾時阿瑜率滿舍利
弗嗢羅毛嗢揭羅演那作是念曰此
之有情業重難救无可奈何捨之而

去文便往詣晡剌拏迦攝波處既至
彼已時晡剌拏迦攝波遂便就禮二
尊雙足而白之曰願二大德察我罪
人我由昔時說其耶法矯誑時俗遮
其正信緣斯罪業有五百犁時時耕
舌又復我諸聽聞弟子於我所重餘
胃寧觀彼邊呈供養時便有大苦重
來逼迫幸能見報我所受殃并復告
知更勿於其寧觀彼處而與供養于
時二尊既然其語遊獄事了俱便返
諸贍部洲中于時二尊對薄伽畔并
諸大衆具為說彼提婆達多及高迦
離迦并晡剌拏捺落迦中所受苦事
既廣陳已時諸苾芻咸共疑念遂便
請問斷疑世尊曰大德世尊何故提
婆達多尊所告言不肯見用墮阿毗
止受大極苦以至斯耶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不用
我言受斯刑酷曾於往世不受我言
遭其苦惱汝等應聽我曾於昔在不
定聚行菩提薩埵行時中在牛趣為大
特牛每於夜中遂便於彼王家豆地
隨意飡食既其旭上還入城中自在

圓

眠則時有一驢來就牛所而作斯說
大舅何故皮膚血肉悉並肥充我曾
不覩暫出遊放牛告之曰外甥我每
於夜出食王豆朝職未落返跡故居
驢便告曰我當隨舅同往食耶牛遂
告曰外甥汝口多鳴聲便遠及勿因
斯響反受纓拘驢便荅曰大舅我若
遂去終不出聲遂乃相隨至其田處
破籬同入食彼王苗其驢未飽寂爾
無聲既其腹充即便告曰阿舅我且
唱歌特牛報曰月時忍響待我出已
後任外甥作其歌唱作斯語已急走出
園其驢於後遂便鳴喚于時王家守
田之輩即便收掩驗告衆人王家豆
田並此驢食宜須苦辱方可弃之時
守田人截驢雙耳幷以木臼懸在其
咽痛杖鞭敲趁之而出其驢被辱晨
轉遊行特牛既見遂於驢所說伽他
曰
善歌大好歌　由歌果獲此　見汝能歌唱
截却於雙耳　若不能防口　不用善友言
非但截却耳　舂臼項邊懸
驢復伽他而荅之曰

缺齒無小語　老特勿多言　汝但行夜食
不久被繩羈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餘念往時
特牛者即我身是昔日驢者即提婆
達多是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今
日不聽吾說現受如斯大殃又諸苾
芻汝更應知猶如今日提婆達多不
用我言招其大苦往昔之事宜可更
聽汝諸苾芻昔於一村有一長者在
此而住有一大牛衆相具足時彼長
者延請沙門及婆羅門元依元怙貧
窶商客普設供養行捨施已遂便解
放具相大牛隨所遊行更元拘繫是
時大牛既蒙釋放隨意遊行追覓水
草時行陂澤陷深泥內自出無由是
時長者日將曛暮方見人傳遂尋覓
之到其牛所長者念曰泥深牛大我
獨無堪待至明朝詳來濟拔牛遂告
曰可以繩綣繫我角上置於前面任
曉方來如有猴狢來逼我時我以綣
繩振角驚怖其人遂即以繩繫角長
作其綣置地而去既屆冥宵野猴便
至遥覩其牛作斯言曰誰於此處偷

竊藕根牛便報曰我被泥溺自出無
由非是竊心盜他蓮藕猴聞是語遂
與言曰我之美饍何忽自來遂拋其
牛欲為屠害牛告猴曰今宜速我莫
見相陵勿使汝身遭羅苦毒猴雖聞
告不齒其言遂就牛邊欲為搘掣特
勃利沙婆牛王釋為見不用言說伽他曰
我非偷藕根　亦非盜蓮者　汝若情存食
上背應從剜
猴曰今正是時應從背後支節而食
擲上牛背下呂欲食牛角振綫溺者
猴項遂便擺索空裏懸身于時大牛
說伽他曰
汝是美少年　戲者空中儛　騁伎於村田
野田无施主
是時野猴亦以伽他而答牛曰
我非作儛者　亦非美少年　帝釋投棒下
吾當往梵天
又復牛王更說頌曰
實非天帝釋　投擲往梵天　繩綫急勒項
性命此時窮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昔時牛王者即
我身是往日野猴即天授是往昔不

用我言已違其苦今不聽吾說現受
如斯大殃
時諸苾芻復有疑念遂便請問斷疑
世尊何故提婆達多於世尊所起大
嗔心不隨正語生阿毗止大苦燎身
世尊告曰非但今日不用我言身遭
猛火一切無救汝諸苾芻宜更應聽
曾於往昔有一王都王名制底迦轂
化於此時王福力令其國界富饒昌
熾安隱豐樂多諸人衆無所匱之又
復其王有大勝福每欲坐時有諸天
衆捧其座足止在空裏其王有一知
國大臣便生二子大名世善小名衆
愛子時大兒每見其父以法非法而
教於衆遂便念曰我爲長子職合襲
官我父終亡當大臣位吾亦當以法
及非法而教於物緣斯惡業生捺落
迦豈若我今修出家行遂至父所求
哀出家父遂許之於世尊處出家離
俗後於異時其父大臣捨隨他世時
第二子爲國大臣以法非法而化於俗
國人怨酷說其非理時有一人旋遊村

邑不期展轉見彼大兄作出家行于
時苾芻見其客至而問之曰汝從何
處今來至斯其人報曰我住其城邊
問其弟客人具答彼行非法苦刻人
庶衆皆負怨無賴求生苾芻聞已告
其人曰仁今可去勿生憂感我有客
隟當往彼城以理開導令行正法冀
望人庶離苦得安其人聞已遂還本處
報其親族具述所由展轉風聞徹其
小弟弟即便往白其王曰我之大兄
欲來至此王便告曰善哉若至彼即
大臣其人白曰我已久來事王殿下
勞誠宿著其事如何王便告曰我之
國法太子襲臣事不可移知欲何計
王復告曰必汝情願彼若來時應云
我大既蒙王敕內喜而歸苾芻不久
還其本邑王衆見已咸悉起迎唯獨
其弟端居而住苾芻告曰汝是我弟
何故端居其人報曰尒小我大如其
不信應取證明我長王宮王知大少
宜應共問決判真虛于時苾芻進白
王曰我之二人誰為長子王乃故心
而妄語曰此人當大尒為小矣纔發

言已舌聲之後天便放座攞之於地即
於口内臭氣外充于時太子苾芻見
斷事已說多頌曰

若人為妄語　諸天便捨去　口中臭氣出
失卻天堂路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招無舌報
猶若水中魚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作非男女　定受黃門形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應時天不雨　非時利雨流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受蛇身報
雨舌口中生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即如制底王　遣其極惡業
當趣阿毗止　惡報處洮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其大臣長子即
是我昔身其制底迦王即今時天授
今仍於我起極嗔心不受其語緣斯
惡報生捺落迦在阿毗止
時有苾芻尚有疑念更便請白斷疑

世尊曰大德何故提婆達多大癡世
尊為利益語不能信用生捺落迦問
默止中受大極苦世尊告曰汝諸苾
芻提婆達多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
斯獄苦又過去世時亦不受善言遭
辛苦汝今應聽汝諸苾芻往昔時在
一村內有妙巧師機關善解在此村
住遂於相似族望之中納其為妻綢
繆結好懽娛得意未久妊身入九月
巳便生一息既其誕巳經三七日作
其懽會為授其名號曰巧容妙法長
養漸至成立其父不久遂亦身亡其息
於後便向餘村更就巧師學機關後
向餘邑轉求伉儷有一長者久安居
門許與為妻而報之曰汝齋某日促
赴我言不棄斯期任為婚娶如其不
及非我之愆巧容復往報巧師曰某
村有女許我婚成吉日時臨相期促
至如能赴節必不棄言若也乖時非
我之過巧師報曰必如是者我當共
汝赴彼促期良日吉最理難再得取
木孔雀相與俱昇不遠遐途促赴期日
時彼村邑人物共觀見所未曾嗟其

林

奇特既呈禮謝取歸還送至三人俱
是孔雀機關持發機後大座生本盡求
辰後歸殺邑既其到已午時師報
見母曰此機關家殺一可識之兒若來
晴必不應與由其辭去未學還歸勿
使其見致遣苦厄其兒恭後數從
母索其孔雀我來本象皆欲遣殺
使多人歸伏若我母逢報曰汝師去
曰國有謠言兒索象時不宜見與但
解舁去未臘歸還勿今國此致招害
厄兒報母曰去還之術義已並知師有
慳心不令見與女人心愛數見求情
遂以機關持拔其手子得來已送勤
發機直上持雷有家人歡善其師見已
兩翼之回此兒一去一不復還來更講
機關往而不返到大海上多雨少晴洲
有機繩盡皆爛斷絕之海內國乃命終
諸天見之說伽他曰
若有悲勸益語　不從其教自隨心
本來無師強乘去　終於大海見身沉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機關師者即我身是其弟子者即提
婆達多是往昔利益已遭沉沒之殃

[illegible] 第二十四張 [illegible]

令齊益言現受燒身之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二十五張　扶